

Harlan Coben
LOST

永恒的 迷失

[美] 哈兰·科本 / 著
海 绵 / 译

美国三代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
最喜欢的推理小说作家

《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的伯乐

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同时包揽国际最权威的
爱伦·坡奖 **沙姆斯奖** 和 **安东尼奖** 的美国作家

第一位入选图书奥斯卡（英国年度图书奖）的美国人
作品已经至少以**32**种语言出版，每部作品均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

米羅·波利恩系列 8

哈兰·科本
悬疑推理作品

/ LONG
LOST

永恒的迷失

[美] 哈兰·科本 / 著

海 绵 /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LONG LOST by Harlan Coben.

Copyright © 2009 by Harlan Coben

All rights reserved. Without limiting the rights under copyright reserved above,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or introduced into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both the copyright owner and the above publisher of this book.

The scanning, uploading, and distribution of this book via the Internet or via any other means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is illegal and punishable by law. Please purchase only authorized electronic editions, and do not participate in or encourage electronic piracy of copyrighted materials. Your support of the author's rights is appreciate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s arranged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GlobalBookRight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2-375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迷失 / (美) 科本 (Coben, H.) 著; 海绵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 8

ISBN 978-7-5534-0063-1

I. ①永… II. ①科… ②海…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87978号

永恒的迷失

作 者 [美] 哈兰·科本

译 者 海 绵

责任编辑 周海莉 奚春玲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70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科: 010-84242008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ISBN 978-7-5534-0063-1

定价: 28.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3109269

第一部分



Chapter 1

“你，不知道她的秘密。”温对我说。

“你认为我该知道？”

他耸耸肩，不置可否。

“很糟吗，那个秘密？”我问。

“非常糟。”温回答。

“那我也许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知道。”

这个秘密埋藏在她心底已经10年了，按计划，她会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然而，像每个故事一样，天不遂人愿。虽然这个秘密足以毁了我，毁了她，甚至改变这个世界，泰瑞斯·科林斯还是在两天前的凌晨5点拨通了我的电话。我当时正在做梦，一个春梦，电话铃声直接把这个春梦带进了我的现实生活。电话那头，她只说了句：

“来巴黎。”

我有多少年没听过她的声音了？7年，还是8年？差不多这个样子吧。毫无预兆，甚至连句最礼节性的“你好”都没有，这条吱吱作响的电话线让她再一次突然闯进我的生活。

“泰瑞斯？你在哪儿呢？”

“巴黎左岸的一家小旅馆，很舒适，你肯定会喜欢这儿的。今天

晚上7点有一班飞机，法航的，直飞巴黎。”

我坐起身来。泰瑞斯·科林斯，想起这个名字，记忆立刻像潮水般涌上来，而在浪尖之上的，正是她穿着比基尼的身影。那个无人的小岛，那个被阳光温柔亲吻的海滩，她那如水般的眼神，她那件……比基尼。

除非你见过那件她穿在身上的比基尼，否则你很难体会我此刻醒着做春梦的心情。

“我去不了。”我说。

“巴黎。”她说。

“我知道，我去不了巴黎。”

差不多10年前，我们带着两颗破碎的心一同逃向了一座小岛。我以为那段短暂的艳遇过后，我们两个再也不会遇到对方，但事实证明，我想错了。几年后，在她的帮助下，我救出了我儿子。然后，还没等我向她道声谢谢，她就突然像从人间蒸发一样消失掉了，无影无踪，直至这个凌晨的电话响起。

“别着急拒绝，”她接着说，“这是座充满光的城市，我们可以整晚做爱，整晚。”

我咽了下口水，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嗯，不错，那白天我们干什么？”

“如果我记得没错，白天你需要恢复体力。”

“和维生素E。”我在黑暗中咧嘴笑了起来，“我去不了，泰瑞斯，我有女朋友了。”

“那个‘9·11’寡妇？”

我很奇怪她怎么知道这事，回答道：“是。”

“这件事跟她没关系。”

“抱歉，泰瑞斯，不过我觉得这件事跟她有关系。”

“你爱上她了？”她问道。

“如果我说‘是’，是不是我就用不着去巴黎了？”

“不，你还是得来。”

我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问：“出什么事了，泰瑞斯？”

“什么事也没出。我只是想跟你在巴黎度过一个浪漫、性感、充满激情的夜晚，仅此而已。”

我又咽了一下口水，说：“7年，大概有7年，我没有你的任何消息了。”

“8年，快8年了。”

“我给你打过电话，”我说，“不知道打过多少次了。”

“我知道。”她说。

“我给你留言，给你写信，我用了 many 办法找你。”

“我知道。”她又说。

我没再说话，她也没说。我讨厌沉默。

“泰瑞斯？”

“你需要我的时候，”她说，“真的需要我，需要我帮你的时候，我在。对吧？”

“对。”

“来巴黎，米隆。”

“就这些？”

“就这些。”

“这些年，你都在哪儿，在干吗？”

“你来了，我都告诉你。”

“我去不了。我有女朋友了，我去不了巴黎。”

又是沉默。该死。

“泰瑞斯？”

“还记得我们刚见面时的情景吗？”

当然记得。那时我正经历一段难堪岁月，有史以来最难熬的一场灾难刚刚过去。我猜她当时的状况也跟我差不多，只能更糟不会更好。我们都被身边好心的朋友强推着去参加一个慈善晚宴，在看见对方的那一刹那，我们立刻读出了对方眼中的不幸与悲伤。我以前从来不相信什么“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之类的屁话，我认识太多的变态，

光看他们的眼睛你什么都看不出来，甚至你还会以为他们是基督转世、特蕾莎修女投胎。但是，泰瑞斯眼中的悲伤太真实、太熟悉、太深邃了，甚至我完全忽视了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似乎只有那双眼睛存在着。那晚，带着一具残缺的躯壳，我拥抱了那双忧伤的眼睛。

泰瑞斯的一个朋友在离阿鲁巴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岛，我俩谁也没告诉别人，就偷偷跑到小岛上去了，一待就是三周，很少说话，但每天都做爱。我们都没什么兴趣向对方发问：“你为什么会这么悲伤？”因为这问题对我俩来说，实在太过愚蠢。

“当然，我记得。”我说。

“我俩都受过伤，但我们不谈这个。我们知道，但我们不说这个。”

“是。”

“不管你是为何受伤，”泰瑞斯说，“事情总会过去，你会复原，你会继续生活，你会有新的人生，这很正常。我们被伤害，然后我们又恢复健康。”

“那，你呢？”

“我没法恢复健康，我没法重建。我连想都不会去想。我伤得太重，太努力地让自己恢复健康也许只会让自己死得更快，所以，我放弃了，就这样也挺好。”

“泰瑞斯？”

她没应声。

“我想帮你。”我说。

“也许你根本帮不了我，”她说，“也许没人能帮我。”

沉默，漫长的沉默。

“算了，米隆。就当今早我没给你打电话，你保重。”

她撂下电话。



Chapter 2

“啊，”温说，“那个可人的泰瑞斯·科林斯？她的臀部可是无人可敌的甜美哦。”

“真高兴你还记得她是谁。”我说。

“那么甜美的屁股，我不会不记得。”

“你说过一百多遍了。”

我们坐在开舍尔顿高中的体育馆里，看台上的座位年久失修，摇摇欲坠，我生怕一用力就把椅子给坐塌了。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汗水味和工业消毒水的味道，那么熟悉。跟这个国家所有的高中体育馆一样，这里嘈杂至极，叫喊声、器械声、口哨声混成一团，难分彼此。

我喜欢这样的体育馆，我熟悉它们，它们就是我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体育馆里度过的，手里拿着篮球，闻着熟悉的味道，听着篮球撞击地板时发出结实的“砰砰”声。我喜欢那种感觉，热身还没结束，你的每个毛孔便挤满了焦躁的汗水；对决一开始，那些声音，那些人影就都消失了，只剩下篮筐和你投篮时篮球脱手而出的动作，以及篮球刷过篮筐时的声音。

温是我在杜克大学读书时的室友，现在是我的商业伙伴。我们公司里还有一位叫埃斯波兰萨·迪亚兹的姑娘，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俩算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好的朋友了。温的全名是温莎·霍恩·洛克

伍德三世，他不光名字是贵族模式，他长得也完全符合人们对贵族子弟的遐想：稀疏的金发梳得一丝不苟，皮肤泛红，英俊的贵族脸庞，冰蓝色的眼睛。此时，他穿着一条贵得要命的卡其布裤子，跟他的黄头发交相辉映，上身是一件蓝色的运动夹克，竟然还是带嫩粉和嫩绿绣边的。

贵族穿得都跟女人似的。

“泰瑞斯还在上电视的时候，”温说，那口气就好像我是智障学校的学生，而他是来慰问我们的志愿者，“真看不出她有那么好的屁股，因为她一直坐着，也许她都没穿裤子，但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嗯，分析得真有道理啊。”

“可是，后来，看见她穿着比基尼，呜呼……”看见了吧，这就是见过泰瑞斯穿比基尼的人的反应——永远也忘不了那件比基尼。

“哇，那可是，一个甜美的屁股。这样的屁股坐在那里主持新闻节目真是浪费。真的，你仔细想想，这是不是个悲剧？”

“甜美的屁股应该站着主持新闻，而且还不能穿裤子。”我说。

“完美的建议，”温高兴地说，“够睿智！”

温的用词也很贵族化。不认识他的人看到他的长相和穿着，肯定以为他就是上流社会的代表，是贵族精英，是不忘传统的优秀青年。大部分时候，温的确如此。但他也有不如此的时候，当他不如此的时候，那些认为他如此的人见了，一定会惊掉下巴。

“继续，”温说，“接着说，后来如何了？”

“没有后来。”

温皱眉：“那你什么时候去巴黎？”

“我不去巴黎。”

篮球场上，第二节比赛开始了。五年级的男子篮球比赛。我女朋友——这个称呼其实不太合适，可是“重要他人”或者“爱侣”什么的听上去更可笑——艾丽·维尔德有两个孩子，小的那个正在场上比赛。他叫杰克，杰克打得不怎么好。这么说不是要贬低他，也不是说他没有当NBA球员的潜质。毕竟，迈克尔·乔丹也不是从小学就显

露天赋的。我只是丝毫不带偏见地表述我个人的评论——杰克打得不怎么好。按杰克这个年龄来说，他的个子算相当高了，而且块头也不小。通常，这样身材的人都欠缺速度和灵活性。如果杰克以后要进入运动界，这种移动速度可能不太够格。

但是，杰克喜欢篮球，所以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杰克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很书生气，很守规矩，而且没有安全感，有点黏人。不过这些对于一个在“9·11”事件中失去父亲的孩子来说都是正常的。

艾丽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现在，杰克只有我，所以，我必须表示支持，必须给他加油，不管他的移动速度是快是慢。

温还在皱眉：“我没明白，你是说，你拒绝了去巴黎跟拥有甜美屁股的科林斯女士共度良宵的邀请？”

跟温谈男女之事永远是不明智的。

“没错。”我说。

“为什么？”温转身看着我。他不是故意要刁难我，他的眼神充满了不解。然后，他突然露出放松的表情，“哦，等等。”

“等什么？”

“她……是不是……长胖了？”

亏他能想得出来。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是胖了还是瘦了，是瞎了还是瘸了。”

“所以呢？”

“没什么‘所以呢’，我有女朋友了——艾丽，明白吗？”

温看着我，好像我正在法庭上作伪证。

“怎么了？”我说。

他转回身：“你可真够娘儿们的。”

比赛的哨声响了，杰克·维尔德拉起自己的护目镜，拖着步子走向记分员那里，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容。利文斯顿五年级的男孩们正要迎战来自开舍尔顿学校的劲敌。这场比赛像所有五年级的体育比赛一样，让人紧张不起来，至少场上的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为比赛

而紧张”。看台上的父母倒是更有意思，妈妈们通常分为两组，一组是“聊天、织毛衣、看报纸”组，她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机会认识别的孩子妈妈；另一组是只关注自己的孩子，如果自己的孩子有机会得分，就加油喝彩。

相比之下，爸爸们更投入。有些明显很紧张，呼吸急促，还咬指甲，但是有意克制自己的紧张。有些爸爸才不管这些，连喊带叫，一会儿骂孩子，一会儿骂教练。

坐在我们前两排的一位爸爸，我和温给他起名叫“看台警察”。他的重点不在场内，而在看台上，谁的声音过大、谁的指导不够专业、谁的分数记错了，他都要大声呵斥，所以，他忙死了。

大概，我是所有家长中，跟场中的比赛关系最密切，却又最不关心比分的人。我的意思是，我曾经跟职业篮球运动离得那么近。当家里人知道我有篮球天赋并且有可能成为职业球员的时候，大家都震惊了。因为我们家人生来就没有任何运动细胞，家族中唯一跟体育沾边的人就是在1974年赢了“打圆盘”¹联赛的索尔叔叔。我从利文斯顿高中毕业的时候简直是无人不晓的明星，进入杜克大学后，我也是明星后卫，连续两年以队长的角色带领校队参战全美大学生篮球联赛（简称NCAA）。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甄选新人的时候，我是第一轮被选中的大学生球手。

然后，所有的这一切又像肥皂泡泡一样，一夜之间消失了。

有人喊道：“换人！”

杰克调了调自己的护目镜，上场了。

对方队伍的教练指着杰克大声说道：“哟，康纳！招新人啦，这家伙又肥又慢的。你可真会挑队员啊！”

“看台警察”也不放过这个机会：“比分这么接近，干吗这时候让他上场？”

又肥又慢？我没听错吧？

¹ 译者注：酒吧游戏，类似掷飞镖。

我盯着开舍尔顿高中的主教练。即使他不大放厥词，看台上的人也很难不注意他。这家伙梳了一个刺猬头，留着黑色的山羊胡，个子非常高——我一米八五，可他比我还高个三四厘米，更重要的是，他估计要比我重十几公斤。

“‘又肥又慢’？”我冲着温又说了一遍，“你敢相信吗，这就是那个教练刚才当着这么多人喊的话。”

温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我也怀疑自己有点小题大做了。毕竟，他们把这当成了真正的比赛，到了白热化的时刻，难免口无遮拦。

两队打到24分平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一个超时罚球过后，杰克的队友把球弹到对手篮筐的下方，开舍尔顿的男孩子们一哄而上向篮下的利文斯顿高中的男孩们施压。本来没人防守杰克，所以队友就把球传给了他，可是球一到杰克的手里，立刻就有三个对方球员把他团团围住。杰克一脸的不知所措。当对手像水桶一样把你围住的时候，你经常会不知自己身在何方。这很常见。

杰克向包围圈外张望，示意求救。他的身子正好对着开舍尔顿的休息凳，那个离他最近、梳着大大鸡冠头的教练冲杰克喊道：“投啊！投球！”他边喊边指着利文斯顿的篮筐。

错误的那个篮筐。

“投！”那个教练一声迭一声地喊道。

杰克天性温和善良，取悦大人是他的生存之道。他照做了。

球进了。乌龙球。开舍尔顿队直接得了两分。

开舍尔顿的家长们在场外又是欢呼又是大笑，而利文斯顿的家长都摊开手掌，为这个五年级孩子的低级错误郁闷不已。开舍尔顿的教练竟然还跟他的助理教练击掌庆祝，他指着杰克，眉开眼笑地说：

“嘿，小子，再投一个！”

杰克可能是全场中块头最大的孩子，可此时此刻，他好像要拼命地把自己缩小，然后可以从篮球场的某个地缝钻下去。每天挂在脸上

的傻傻的笑容不见了，杰克咬着嘴唇，努力地忍住泪水。他的每个毛孔都在委屈自责，而我的心则快要愤怒得炸开了。

开舍尔顿高中的一个家长兴高采烈地欢呼。他大笑着，用手做喇叭状冲着场内喊：“把球传给那个傻大个儿，他是我们的新式武器，让他帮咱们得分吧！”

温拍拍这位家长的肩膀：“你，马上，给我闭嘴。”

这位父亲转过身来，看着温的装束和淡黄色的头发。他想反唇相讥，脸上已经露出“你管得着吗”的表情，可不知道为什么，最终没有说出来。他看着温那双冰蓝色的眼睛，乖乖地说：“嗯，不好意思，我，我的话，那个有点过分了。”

我没注意他俩的对话。我甚至都没动。我坐在那个破看台的座位上，盯着那个一头杂毛、长得活像水桶的教练。我的脉搏一跳一跳，胸口像安了个炸弹。

计时器的声音宣告中场时间到了，那个教练还在大笑，摇头晃脑地像是刚看完马戏。一个助理教练走到他身前，跟他握手。紧接着，几个家长和看台上的人也相继走向他。

“我有事，要先行一步了。”温说。

我没说话。

“你需要我再待一会儿吗？万一……”

“不用。”

温点了下头，离开了。我的目光始终没离开开舍尔顿的教练。我起身，走下看台，每一步都像要踩碎那些陈旧的楼梯板。教练开始朝门口走去，我跟了上去。他低头傻笑着，显然是要去卫生间。我提前一步，来到男厕所的门口。

他一露头，我就说了句：“经典啊！”

他的T恤上绣着“鲍比教练”的字样，听见我说话，他停下来，看着我说：“你说什么？”

“让一个10岁的孩子朝错误的篮筐投篮，”我说，“然后用这个

错误去嘲笑这个可怜的孩子。你很厉害啊，鲍比教练。”

鲍比教练眯起眼睛。他的身体几乎是个正方形，小臂粗得像小孩的大腿，关节明显，体毛浓密。人们常说的“彪形大汉”，大概说的就是这种人。

“只是场比赛，伙计。”

“你的比赛包括嘲笑一个10岁的孩子？”

“这是战术，扰乱军心，比赛中谁不用点战术？”

我什么都没说。他觉得他能应付得了我，所以无心道什么歉，讲什么理。大块头很少需要用到道理这个工具。但我盯着他不放。

“你想怎么着？”他不屑地问。

“他们不过是群10岁的孩子。”

“没错，你说得对，孩子。那你谁，爱子心切的傻瓜家长，以为你生了孩子，就没人可以伤你家孩子的心，觉得全世界都应该哄着他、宠着他，不管他多笨多傻都给他鼓气加油？那还比什么赛？我们干脆不要计分，谁高兴往哪儿扔就往哪儿扔好了！”

开舍尔顿的助理教练进来了。他也穿着绣有自己名字的T恤，上面写着“助理教练帕特”。“鲍比？下半场马上要开始了。”

我走上前一步：“不许再冲我的孩子乱嚷！”

鲍比教练斜了一下眼角，满脸讥笑地说：“否则呢？”

“他是个敏感的孩子。”

“哟，哟，他那么敏感，就别来参加篮球比赛。”

“你这么不敏感，真不应该当篮球教练。”

助理教练帕特也朝前走了一步。他看着我，脸上贴着那种我再熟悉不过的假笑：“哦，哦，哦。”

鲍比教练说：“哦什么？”

“你知道这家伙是谁吗？”

“是谁？”

“米隆·波利塔。”

看得出来，这个名字对鲍比教练来说颇有意义。他笑起来，额

头的皱纹立刻像田径赛道般整齐，嘴角的山羊胡因为笑得很猛都挤作一团。

“那个‘超级巨星’？”他边用手做引号状边说，“结果还没等进职业赛就废了，绝对的超级巨星！”

“就是他。”助理教练帕特附和道。

“现在我明白了。”

“嘿，听着，鲍比教练。”我说。

“怎么着？”

“别惹那孩子。”

鲍比教练皱起眉毛，“最不应该惹的就是我，小子。”他说。

“你说得对，我不想惹你，我只是让你也别惹那孩子。”

“不凑巧，惹那孩子让我很开心，所以，我一定要接着让他出丑。”他笑着走向我，“我想听听，你想怎么办。”

“真想听吗？”

“很想，所以，比赛结束后，我们单独找个地方好好交流一下，怎么样？”

我觉得身体里的那个炸弹有点憋不住了：“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想找我打架？”

“回答正确。除非，你不敢。你敢吗？”

有时候我太善于抢答，所以对于他的挑衅，我想先克制一下。

“我还得指挥比赛。不过比赛结束后，你跟我，好好解决这个问题，明白了吗？”看我没有接话，他兴奋地咬着牙说。

“明白。”我尽量使语调显得平和，但显然已将近极限。

同样忍不住怒火的还有鲍比教练，他把手指放在我脸上。我正在考虑要不要直接把它咬掉，他说：“你死定了，波利塔。听到了吗？死——定——了！”

“屎定了？谁定了我的屎？”

“死定了！是死定了！”

“哦，好的好的。因为如果有人定了我的屎，我肯定不高兴，

因为我还准备把我的屎留给你呢！有人敢跟你抢我的屎，他胆子太大了！”

哨声响了。助理教练帕特说：“快点，鲍比。”

“死定了你！”鲍比教练又重复了一次。

我用手做喇叭状捂在嘴边，嚷道：“什么？我的屎没被定走，它们一定是属于你的！”但是鲍比教练已经听不见最精彩的这句了。

我看着他扭动着巨大的身躯缓缓地走进赛场，我正要再耍两句贫嘴，突然有人把手搭在我的肩膀。我转身，发现是艾丽，杰克的妈妈。

“出什么事了？”艾丽问道。

艾丽有双绿色的大眼睛，她的五官长得很开，在我看来非常迷人。我想抓起她，使劲儿地吻她，可我知道现在不是什么好时机。

“没什么。”我说。

“上半场打得怎么样？”

“我们还落后两分。”

“杰克得分了吗？”

“好像没有。”

艾丽仔细地研究我的表情，两分钟后，她发现了一些她不喜欢的信息。我转身，重回赛场的看台，坐好。艾丽坐在我身边，下半场比赛开始没一会儿，艾丽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事。”

我不安地蹭了蹭屁股，这椅子真叫人不舒服。

“骗子。”艾丽说。

“看比赛吧。”

“骗子。”

我用余光瞄着艾丽，她疏朗的五官和她的皱纹，她这个年纪本不该有这么多皱纹，可它们反而给艾丽增添了成熟的性感风韵。“你看上去也有心事。”我说。

不只是今天，过去的几周里，我跟艾丽之间都不是很对劲。艾丽